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

趙正平編著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

會序

新中國建設學會成立之始，同人晤對一堂，嘗相商討學術救國事宜。一日理事長黃膺白先生語曰：『茲有一事焉，爲我學術界不可或緩之事，而有關於發揚我國文化者至大，唯何，曰古書今讀是已。我國古籍，價值之偉大，已爲世界明達之學者所公認，今國人相率競言國學矣，亦知古之典籍，汗牛充棟，卽不間於人事之紛繁，窮歲月亦不能卒其業，况乎古今世殊事異，其中原理原則，固歷久不易，而典章制度，未必盡宜於今，則刪繁就簡之工作尙矣。抑且古籍文義奧博，疏註言人人殊，亦未能悉合今日之需要，則援古證今之詮釋尙矣。夫有志於斯事者，非於古有深切之研究，於今有確當之認識，不足以勝任愉快，名曰古書今讀，殆有不同於掇拾叢殘，餽飣箋註者之所爲。諸君子其有意於斯乎，亦孔子修訂六經之業也。』膺白先生斯議，於今數年矣，會中同仁，大都牽率

公私有斯志而促促無從事之間，今者趙厚聖先生慨念時艱，就平日讀史半部論語四字之心得，（趙先生嘗解宋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，謂半部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分言）奮筆作半部論語與政治一書，猗歟盛哉！夫孔子集我國古代思想之大成，而論語揭仁道以立人道之極，尤足爲孔子學說之中心，我國文明之憲典，凡欲從古籍研索人生真諦，政治途逕，將必以此爲入門之階，而本會古書今讀之工作，亦將以此爲權輿乎。厚聖先生篤於學而尤明於治，斯書用力至勤，凡論語之政治要義，選擇精當，闡釋詳明，而一以現代需要爲指歸，其價值固無待贅述矣。書成適膺白先生因於病不能爲序，同人以膺白先生之志，與厚聖先生之功，實有聲應氣求之美，爰誌數語，以弁其端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

新中國建設學會序

本書序例

衆民廣土，高山大河，與夫悠久之歷史，雄厚之天賦，無一不爲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之寶。然而錦上之花，足爲我國無上光輝，且卓然傑出於世界各國文化之林者，尤惟孔子之道。孔子之道如何偉大，在親炙孔子之道者，尙不能具體形容。有如子貢所謂『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』顏淵所謂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旣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未由也已。』均爲抽象論。司馬遷傳孔子，列於世家而爲之贊曰，『詩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、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祇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

至聖矣。』在本文中，述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』又述『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，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則哭各復盡哀，或復留。唯子貢廬於冢上，凡六年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，百有餘室，因而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，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。』其推崇孔子，亦爲烘托法。然孔子偉大，果安在乎？我人生於孔子沒後兩千餘年之今日，如果將秦代之焚書坑儒，與夫歷代之尊孔，概置不問，而以忠實精神，尋求其偉大所在，則於無可形容之中，有可得稱述者三焉。一爲篤學力行精神，所謂『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』所謂學道不倦，誨人不厭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愛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』均爲孔子一生之實際，足示千百年後學人之模範。一爲救時覺世精神，所謂『我非斯人之徒而誰與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』所謂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』一種匡救全人類之懷抱，實與大教主之釋迦基督一體。一爲大政治家精神，所謂『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可，

三年有成。』所謂『如用我，其爲東周乎。』孔子心目中實具有撥亂世而反之正，導衰弱而致之興之全部經綸。孔子不能於事實上挽救春秋之亂局，而徒於文化上樹立後世之典型，實爲春秋時代最大之悲運。此三大特點，孔子并集於一身，遂成偉大之孔子。本書之第一主旨，即在紀念偉大之孔子，而表章之於科學昌明之新時代者也。

然表章孔子，必須表章其內容。孔子之思想之本領，其內容未嘗不可想像之於詩書禮易，未嘗不可尋求之於春秋，未嘗不由孟子闡發其精微。然求其最能親切表見者，當無如孔子語錄之論語一書。故我人如欲了解孔子，必須了解論語。我人如欲於千百年後光大孔子之遺教，以福國利羣，亦必須實踐論語。惜乎二千年來，尊孔之典，行之弗替，而在政治上能實踐孔子論語之遺教，以致治平實效者，祇有宋相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。然卽此一語，若在富於覈實性的國民，亦必有種種研究。

第一 趙普所謂半部，究爲何半部，抑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份，而冠以半部名詞。

第二　如指應用之一部份而言，則在論語全書中，值得應用之部份，不以時代而異其效能者何在。

第三　宋初政治，如與值得應用之某部份論語相較，是否相符。

第四　如與某部份論語相符之宋初政治，其真價值如何。

第五　如宋初政治自有其造福人羣之真價值在，則此可作為政治家經典之所謂『半部論語』，是否應加以詮釋，以供當代或異代之借鏡。

凡此皆尊重孔子，表章孔子者，應有之思考，應有之工夫，而在我國學術界，竟未有此，甚至在盛言政治學之今代，亦未有此，此不能不謂為從來尊孔者之徒尊其名，而未尊其實。本書第二主旨，即在檢揭半部論語於政治上之真價，與宋初政治之實效，以促當代或異代之注意。此國寶者也。

世間無絕對的美善，所謂美善，惟『宜』而已。政治亦然。即政治上之主張與方策，如

爲適宜，即有價值，否則縱令若何偉大，古典而已。孔子之政治思想，何以適用於相隔千年左右之宋初，則宋初立國之環境與孔子時代背景，大略相同，而孔子之道，爲適宜也。所謂時代背景，大略相同者。

一、春秋時代，攻伐不休，民皆憔悴於虐政，對於仁者之期待，有如水火，適與宋初承唐宋五代藩鎮肆毒之敝者同。

二、春秋時代，戎狄大爲害於中原，其時君相，或爲攘狄之舉，或採和戎之論，要皆所以圖生存。又與宋初承燕雲十六州淪陷，契丹雄峙之局相同。

三、孔子所往來之邦，爲較弱小之魯衛陳蔡，其政治思想，雖非專爲弱小對待強大，然實以立國於列強並峙之中爲對象，此又爲宋初開國於諸藩國互爭雄長之局勢中者相同。

因此相同之時代背景，而宋之開國君主趙匡胤者，又適以孝弟仁厚之天稟，與孔

子所懷抱之中心思想所謂『仁』字者，不期而符合。於是一部論語之所詔示宋之君相，乃一一以供實驗，而收撥亂反治之神効。（宋之積弱爲另一事與開國時無涉，非此處所可論述）然宋初以至今日，又千餘年矣。不幸千餘年後之今日，時代背景又彷彿春秋與宋初而艱難險惡之狀，且又過之。於此時也，籌計治平之實際方法，雖以世運進展，而益趨繁複，然政本治原所在之論語，如虔誠體會，善爲應用，則非僅仍爲對症之一貫良方，且將以科學方面之輔助，而益顯其神奇。本書第三主旨，即在明示春秋與宋初之時代，與現在相似，而半部論語，可大行於今者也。

本書主旨既明，今試述編述之例。

一 政治之要，首在得人，一國多普通之政治家，自然有傑出之政治家，普通之政治家，人人可以修養而成，故修養爲造成政治家必由之途徑，因特列基本修養一編。

二 一部論語，大部可資修養用，惟條目過多，轉損應用之便，故爲避免繁重計，凡有性質與意義相同之語句，即在按語中述及。不列專條。

三 按語爲著者讀書治事與交遊時所積之管見，得之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者尤多，僅係摘舉史例或引證其他語錄，以明其關係之重，不敢自詡爲心得，更不敢推翻舊時註解。讀者仍應以本文爲主而加以思考。

四 論語一書除供修養用外，有一大部政治理論，故於基本修養之外，特列政治理論一編。

五 政治理論之部，所有語錄，有意義相類者，爲明白一種主張與註解之便，并列若干條而加以共通之解釋。

六 政治理論部所採事例，大部根據於宋初實際政治，以明宋初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之並非空言。然趙普相也在帝政時代，非君主同心，相亦無能盡力，

本書序例

八

故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，至少應目爲宋初政策，非趙普一人之力也。

七 篇首摘錄王船山先生宋論，以見宋初政治之價值。

八 本書僅爲研究半部論語之序論，若能因此而引起更有價值之研究，另有勝於本書之新著，或爲本書再版時增補之用，則裨益孔道非淺，不勝馨香求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寶山趙正平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上編 基本修養

按 人生之基本修養，爲任何事業所不可闕。政治家尤爲重要。諸葛武侯之『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』，此基本精神之修養也。其所謂『才須學也，學須靜也』，此基本智識之修養也。武侯之所以成三代後唯一名人，謂卽得力於基本修養，亦無不可。本章卽將論語一經中所有補益基本修養之至理名言，集而解焉。

— 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悅乎。

按 智識爲治事能力之本，好學精神，爲智識進步之本。溫故尤爲知新之本。故任

何人士，應選最重要之書籍若干卷，隨時學習，不獨增益知識，且可陶冶性情，政治家尤為重要。中史上傑出領袖如漢之光武早歲治經，到老不倦。唐之太宗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弘文殿，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，講論前言往行，尤為學而時習之大觀。拿破崙於兵間常攜書八卷自隨，孟德斯鳩之法意居其一，亦一好例。孔子又言『溫故而知新』『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不能』，即時習之義。

二 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

按 立己以立人，為孔門立身處世之基本觀念，所謂『仁』是也。既欲立人，必先愛人，既欲愛人，必先有自然而然的視人如己之樂趣，况在來自遠方之友朋乎。此一種精神，看似平淡，於政治上的關係，非常重大。周公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以禮天下賢士，非有此愛好友朋之基本精神，不能辦也。

三

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

按此所謂人不知者，含義甚廣。茲試舉三例以明之。第一諸葛武侯所謂不求聞達於諸侯，卽不求人知之義。第二我有爲民造福之心，而人民不解，反致其謗毀。如鄭子產初執政時，鄭人有孰殺子產，我其與之之歌是。第三我有大功德於國家而國家不察，反待以非禮，如燕之放斥樂毅是。在此種狀況下，能做到不愠，卽爲大聖大賢工夫。如武侯之躬耕南陽，悠然自得，鄭子產之不毀鄉校，任人議論短長，樂毅之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，忠臣去國，不潔其名，均爲人不知而不愠之適例。

四

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。

按仁字爲孔子中心思想，其意義極淺近而極博大。蓋仁從二人，一人卽是我，又

一人卽是他。卽愛己愛他謂之仁，而他則千萬人不能限。故曰博愛之謂仁，我亦爲人類中之一，博愛則我當然在其中也。仁之培養爲孔門中心工作。何以培養，則必自能愛最親近之人始。父母兄弟，卽最親近之人，故曰孝弟爲仁之本。在中史上自孝弟出發，而發爲燦爛之仁政光輝者，宋太祖卽其適例。詳見附錄王船山先生宋論。

五

巧言令色鮮矣仁。

按 巧言指諂諛之言，令色指柔媚之容。鮮矣仁指大多數爲不仁者。孔子又有「巧言亂德，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語意同。所以不絕對斷定爲不仁者，間有以仁心發爲仁言，其措詞之方法，容或使人可愛也。孔子所以爲此言，非好爲評論，實欲人養成一種鑑別詞色之虛心，有容受直言善言之雅量，勿僅以愛憎好惡爲從違。

也。此義在政治上，亦極重要。國史上宦官宮妾之亡國敗家，均證實巧言令色之害可爲鑑也。

六

曾子曰：吾日三省我身，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

按此節三段省察工夫，任何人可得而實踐。以任何人每日應有職務，社交，修養三項事功也。就政治家言，職務之對象爲衆人，即應竭盡其能力，以爲衆人謀幸福。然無論政務如何繁劇，必須兼顧社交上之信約。政務與社交，又無論如何紛忙，必須兼顧學養上之增進是也。

又忠之一字爲確盡義務意，並非單對君臣間言，觀此可大明。

又傳不習乎一語，解見上學而時習之語。